反修

第四期

（2025年3月期）

工革报附属手册

反修

第四期

二军校编辑部

致广大读者同志、左翼组织同志们：

由于《反修周报》的制作主要由苍榆一人制作，无法保证质量与数量，由于其本身没有太多时间和能力，现决定，《反修周报》停刊！或将在以后的恰当时期复刊！反修周报自发布至今已有九期，感谢所有读者 同志的陪伴！反修周报问世到现在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宣传，为了顾全大局，壮大力量，我们决定并入《工人革命报》成为其附属刊物，以“反修社”的名义发布，主要收录发表《工人革命报》的原创文章或发表的文章。主编仍旧为苍榆，刊物主要发布在电报频道！

反修社

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苍榆由于个人原因，将进行其他方面的编辑工作。因此，从《反修》第六期开始，编辑工作由赵润青接管。《反修》主要收录《工人革命报》刊登过的较好文章，并收录未在《工人革命报》上刊登的剩余投稿，以及其他来源的文章作品。反修社2024年8月5日工革报编辑部。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整之后，《反修》复刊，每期中收录工革报五篇中的好文章。由小夜半负责整理工作。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目录

论中修教育对于寒门家庭的嗜血剥削 ······················1

预制菜和阶级 ·································4

当代中国的教育 ·······························9

最后的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3

论中修教育对于寒门家庭的嗜血剥削

Kacil

马恩认为，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当今披着红皮的中修统治者们以“社会主义教育”这种冠冕堂皇之名掩盖阶级矛盾、愚化民众，将阶级压迫合法化、制度化，所造成的恶果数不胜数。

2018年3月26日，一则新闻占据了众人的眼帘：《寒门研究生不堪重负，长期被导师压榨精神压迫致死》、《武汉理工大学男研究生跳楼身亡导师曾让喊“爸爸”》；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某在校内跳楼身亡。校方表示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据陶某姐姐描述，陶某自杀前告诉母亲，其受不了导师王某施加的压力。多份聊天记录显示，王某曾让陶某喊他“爸爸”，还常要求陶某为其买饭、打扫卫生。根据陶崇园遗留的资料，可以推测其还受到了导师王攀的性侵。更可怕的是，证据已经如此确凿，罪魁祸首王攀不但没有进监狱，还仍旧担任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职务，并且2020年竟传出要恢复研究生招生资格，因其反人类行径之臭名昭著被本校的学生们联名抵制才作罢。

当然，这种发根于中修资产阶级生意人专政的无产阶级悲剧在中修这个反动政府被彻底消灭之前，只会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如近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多以下的新闻：2023年6月，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汉江科技学校以实习名义将大批学生派入工厂，从事时薪14元每天12小时的廉价劳动。不久后，悲剧发生，一名叫余骏的中专学生因被学校送入工厂长期打工，至不堪工厂压榨而跳楼自杀。据调查，此过程中工厂和老师勾结，对学生们实行了各种极为严酷的压榨制。2024年8月，有新闻称一女博士王迪举报导师人大教授王贵元性骚扰，其公布了长达一个多小时

的录音证据，王贵元以毕业权相威胁，在其性骚扰王迪未得逞之后却打击报复。据说除了完成繁重的学业指标，王贵元还经常让她无偿做一些本不该她做的工作和杂活。另外，之后又有诸多受来说自己亦遭受过此类迫害，但皆向上投诉无果。可见，中修这个披着红皮的蟑螂巢穴只是暴露出了它小小的一角，笔者只是举出了几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案例来对比中修愈来愈罪恶的教育压迫。而在这前后更多报道或未报道的无数学生被迫害致奄奄一息的新闻数不胜数，实在是没有篇幅一一列出的。

如今的资本主义框架下，所谓的学校只是孩子们被加工成商品的流水线工厂，人被异化成以成绩和学历为标准作为价值衡量的贵贱不等的商品，所以他们离一个健全的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早就相去甚远。

中修统治的时代，人一出生就要接受残酷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化，每个人的家庭条件、物质水平、家庭综合文化水平和地位就注定了他们的不平等。无产阶级作为中修的被统治阶级，受到的是将之包装成劳动力商品的教育，以被筛选出来为资产阶级提供不同的服务，而资产阶级后代接受的多是金融、管理这种用来压迫和吸血无产阶级的教育。无数愚昧的家长们做着特色宣传的努力就能阶级跃迁的美梦，各种鸡娃、给老师塞钱、报培训班各种卷，为的就是让孩子在攀比和竞争之中能高人一等。更可怕的最近不断传出各种戒网瘾机构以帮父母矫正不听话、跨性别、网瘾孩子的名义，将各种被贴上类似标签的人强行抓进戒网瘾机构进行酷刑一般的殴打、虐待甚至性侵。该类机构收取极其高额的费用，所做的行为却是将父母付钱交付的青少年囚禁起来进行摧残，结果是大多数青少年（甚至有不少成年人）经过“矫正”皆产生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被异化的家长可谓是充当了这种反动制度的帮凶，但是源于他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下，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专横的意识熏陶和信息茧房，真理的声音被中修的利益集团封禁，他们自然不知不觉的开始遵从资本主义下的畸形的利己主义的精英崇拜。

这种代代相传的一切苦难都来源于阶级压迫，没有进入社会之前，许多人都以为逃出了高考工厂就会迎来解放，可曾设想过即将迎来更重的压

迫？然而上层再怎么洗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践出真知，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创造的幻想中醒来的人看清了现实，看清了中修的真面目，中修的表里不一和倒行逆施越来越多的为人所愤懑不平。须知，现在的教授专家们、人民企业家、人大代表、慈善家，无一不是吸满了人民鲜血作为投名状才能胜任的。在中修体制下，只有善于迷惑群众、假吹仁义、假称自己心怀天下的反动蛀虫们，才能胜任反动高位。只要在中修制度下靠着出卖人民、孝敬领导混出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就能获得种种国家特殊津贴乃至所谓人大代表（显然实质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头衔；只要为人民说话、反对资产阶级、不愿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者，就要被诬为不学无术，打入底层、打入地牢。列宁说：资产阶级学术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那么坦率，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笔者认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学术界，亦适用于所有伪善的资产阶级统治者。

综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先锋队的带领下进行无产阶级大革命！要揭穿和批驳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公和罪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来粉碎这些官僚机器，消灭为剥削者服务的国家。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里的国家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渐消亡的国家）。

历史的回旋镖终会回到背叛人民的统治者身上，无产阶级大革命将粉碎这黑暗腐朽的一切。全部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创造一个真正公正、美好、文明的新世界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吧！

预制菜和阶级

青岛革命中学生

预制菜和阶级关系

预制菜的话题已经轰轰烈烈的吵了一年了。再一次，我们看到了十分类似22年11月相类似的情形：胡鑫宇失踪案，核酸检测利益集团以及经济危机，疫情因素等等综合造成的社会恐慌。最直接的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的便是"'核酸大王'张核子进军预制菜"这种消息。我们能在群众的反应当中直接的看到这种联系是如何的深刻，目前反对预制菜，主要是反对预制菜进校园的声音当中，不乏自发但有意识的对大资产阶级所形成的产业集团以及其与官僚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是个好事情。我们国家的群众，尤其是一部分青年人，已经在过去几年当中成长了许多。群众总是善于学习的，会通过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切不满足和矛盾之处发现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能说这种分析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远远不够。我们万不可顺从惯性，让一时的情绪输出占据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大脑。群众在斗争当中所采取的惯性思维如果摆脱了惯性、获得了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介入立场统一的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一点是目前站在"反预制菜联合战线"上最落后的那一帮看不到的：我们的老对手，自由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者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预制菜进校园这一事情能引起巨大的能量。他们将群众的愤怒和意识编写进他们的自由神话里（我敢说，这也是很多守旧、托古派共产主义者在做的事情，回想一下富士康），却从未想到现实社会当中的阶级关系如何。当然，如果他们能想到这一点，也就不会成为自由派和民粹派了！

但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绝对不可以丢弃阶级分析这一法宝，转而对一时汹涌的民意舆情顶礼膜拜。这简直是在本末倒置，但很多我们的同志们

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将某一个特殊时刻所爆发出的群众能量当成是一系列崩溃事件的开始，又转而希望着全面崩溃的那一天夺取权力的机会会自然而然的落到他们身上。只要看一下去年至现在的抗议游行事件就知道，我们这些同志们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燃起热情，又这毫无政治基础热情完全付诸在空想与指点江山上面。甚至有人将最近的一些房产业主游行事件（并非新鲜事，早在2022年7月我们就见识过了，如青岛726事件，郑州710事件）看作是“革命”的标志，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房产主不假思索的看作是自己的同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倾向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而仅仅是这种游行活动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罢了。而托派当中的现代取消派则将群众游行视作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因此也“无需特别关注”来抨击那些想从群众游行当中得到一些反思和经验的人。根据他们从失败走向失败的经验，把共产主义者存在的意义给取消掉了！

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人，只要不懂得阶级分析的基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他们也必然是寸步难行的。

预制菜和阶级

预制菜是一个新的产业，并且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正在不断的趋向集中化生产，而集中化的餐饮工业则是农业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直接前提。因此，我们不能说预制菜与核酸检测行业有什么必然的共同性。在政策倾斜上，预制菜和餐饮行业的政策条件更类似于官僚体制对于新产业的刻意扶持和资本布局。英雄资本主义的时代，那种一个大亨掌管一个行业并占据垄断地位的世界早已不复存矣，早在列宁时代就指出了金融资本对于产业发展的新意义。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官僚集团（从生产的角度说，他们就是政策打印机）合作投资一个在市场上表现良好，在产业当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业是很经常的。近一些的比如外卖，旅游（注意，这两者都是服务业），远一些的则是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与核酸检测是完全不同的，核酸检测更多的是在疫情时期的政治性产业，是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出于这一点，预制菜产业的特殊性和持续性影响必须被严肃的看待。

预制菜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产业链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张核子的投资当中看出来，他将资本投在了全产业链发展上面。产业链上游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如农林牧渔等等。在这里，大资本的投入必然会产生集中化的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如“核子农业集团”等等。我们可以从麦当劳的例子（我认为麦当劳也属于预制菜）当中窥探这个未来可能的趋势：麦当劳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将“土豆大王”辛普劳带入了中国市场。辛普劳在中国很快铺开了属于自己的供应链和产业园，这些土豆农村大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赤峰等地。辛普劳的垄断资本很快还将其业务范围伸展到了牧草行业和奶牛养殖业。麦当劳的其他供应商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一家快餐企业的存在不仅在城市造就了巨大的餐饮市场，同时也在农村带动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在城市，快餐连锁店造就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服务业新无产阶级（详见《麦当劳的阶级世界》），在农村则加速了农业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这与目前预制菜新产业的发展路径是基本相似的。比如“顺德预制菜产业链上企业180家，代表企业52家，从业人员8000多名，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物流…规划涵盖产业园核心区、农产品食材供应园区、预制菜产品加工园区、产供销综合示范园区、电商展销交易中心园区综合发展”。蔬菜大省山东省也不遑多让：“建强全产业链”成为山东近年来发展预制菜的关键词。2022年2月，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在潍坊诸城成立，联盟成员包含预制菜产业种植养殖端、生产加工端、冷链物流商贸端、餐饮消费销售端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形成了从种养加工到餐饮终端的全产业链产业模式。

总得来说，预制菜产业在2023年的爆发，昭示着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房地产+出口）表现逐渐疲软，甚至房地产大资产阶级与执政党的联盟逐渐破裂的情况下（如许家印被捕），资本主义找到了自己新的出路。农民更深度的接入二产市场，大资产阶级扩张自己在服务业的参与力度。这一过程当中，金融资本和其操盘家必然会继续扩张—但是谁有成为了这场预制菜盛宴的代价呢?

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如小店主将会被预制菜的餐饮工业化进军所史无前例的挤兑，这可能是因为其经营范围的缩小，或者在接受新技术上的踌躇不前。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退场所留下的市场空缺会被他们的同行所

填补，这部分同行善于将他们的小生产接入更大的产业链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中小店主将会分化为两个派别，较为落后的那一个将会在破产的边缘游走，或者干脆破产成为无产阶级。较为先进的那一群将会继续扩张生产规模，在新一轮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当中将自己与其生产资料分离出来，最终有一部分会进入大资产阶级的行列。这种分离的过程，我们在资本主义的起源过程当中见的很多。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这一定会造成某一个部门的劳动者的数量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经理人阶层将会是首先开始扩张的。在我对山东省某镇级酒店的调查当中，预制菜的使用在半年期间产生了以下现象：老板（在这个个案当中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一员）原先是身兼店主，大厨和总经理三个职位。

如果有其他职位空缺，也多由家族亲戚管理。但是在预制菜的有限度使用当中（只使用凉菜，熟食和卤味等），一个特殊的经理被雇佣了，管理原先的职员熟悉预制菜部门工作。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英雄资本主义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预制菜和餐饮成品的发展，也会造成一批新的自雇店主和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疫情之后旅游业的发展和失业劳动力的增加，更加速了这一过程。总理高明的将其称之为“地摊经济”，现在来说“小吃街，人造景点和古镇经济”则貌似更为合适。只要想想台东（青岛的那个）颇具特色的几家小吃是怎么被“竹筒茶”、“新疆烤包子”和“拇指生煎”所占领的，我们就能明白了。

关于反对预制菜的问题

我们固然无法阻挡预制菜不可避免的发展，尽管教育部的行政命令能暂时的阻止预制菜进入校园大门，但是这一产业的发展仍然是不可阻挡的。就像是卢德将军无法阻挡新的织袜机器，传统的英国酒吧无法阻挡炸鱼薯条的快速扩张一样。但是卢德派工人的斗争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对自己利益的有意识的保卫，尽管这种保卫仍然被认为是欠缺阶级意识的，但是我们无法刻舟求剑的寻求阶级斗争的“正确性”，也从

来不可能在阶级斗争的早期发展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必然结果。除了自由派的绝望幻想和新取消派的本能恐惧以外，没有人会承认反对预制菜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因此，现在的任务很显然非常简单明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进一步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组织起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夺取下层阶级的领导权。让那些凭着本能，惯性和共同经验反对资本主义某一个现象的无产阶级意识到社会的剥削根源来自何处，这些剥削的同盟和守卫者又是谁。在预制菜问题上看清官僚与资本家的关系很好，但是若是更能看清资本主义是社会一切令人生厌的坏现象：剥削，压迫，黑幕与暗箱操作的根本原因，那就更好。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同志们，学习吧，向马列毛的批判学习吧！千万不要忘了，这是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神圣武器！

当代中国的教育

苍榆

又得到了“馈赠”，放了寒假，可算有了些空闲，想到拿起笔来“呻吟”，却好像是无病，实则是有病的，而且病得不轻，叽里呱啦讲出来，听不清楚，这或许是无病呻吟吧。

想谈一谈当代中国的教育现状，这是个老话了，就是你们都听过的，范围很广，不知从何谈起，可无论地域怎样不同，东西南北中，整体上都是一副嘴脸——“封建式资产阶级教育”，这个提法看起来很怪，可是形象的。中修政府开倒车的速度同其引以为傲的“发展”速度成正比，可以讲“抵消”？显然不可！教育的重要性远大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是决定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后台，“习大大”也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常讲“立德树人”、“全面发展”这些话，好像真是苦口婆心，面面俱到了。实则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应试教育的根深蒂固、教育体制的僵化以及反动的政治化教育，这是肉眼可见的、浮出水面的问题。

中考、高考俨然成为新科举，这就是封建，在日常学习上，更是以“考试分数为纲”，拜“初圣”、学“八股”（如在特定阶段，尤其是文科，如语文、英语背起了“作文公式”，历史记起了“论文公式”），这不光是学生的迫不得已，而且是教员的迫不得已。学生为了高分，只得向考题投降，开始顺从它，成了奴仆、笼中人，他们一个个都化身为科举考生，一个个范进、孔乙己脱颖而出，同样成了一排排机器——会说话的做题机器，活泼呢？只有死寂。学生，老师深受其害，前者不能好好求学，来建设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一张好一点的进入社会的门票，名不符其实，后者未能尽到教书育人的责任，没有尽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

任，让其成才是困难的，成人也要另说了，至于接班，不跳起来公然讲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好的了。

资产阶级教育是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应当服务于社会变革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教育的公平性、批判性和创新性，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可看现在的中修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公平、不批判、不创新！

贵族学校又蹿出来了，同农村学校甚至是普通学校简直天差地别，这是第一，不讲发达与不发达的省市，就是一个省、一个市的范围内的学校也是天壤之别！按级别，假设都是公立高中吧，可以看看一个市内的县城同其首府的差别，厕所、宿舍、教室、食堂是全然不同，这是第二。在物质上得不到公平！或许他们做到的公平也就是“封建式资产阶级教育”吧，恐怕他们又要搬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类的话了。这里讲的片面了，也不方便给出实际例子，好像不太有信服力，可若你是个在农村，在城市都上过学的学生，或许你的想法和我大差不差了。

知识输入脑袋，是个获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主张“批判性继承”，这些个教科书编者顺从着“教育大纲”，自以为是的把批判继承拆分为两个词，成为一味批判，一味继承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口头上也常讲，可知行合一，难哦！这样的做法正是他们不敢正视历史的表现，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按照他们的讲法，比如就算江青是反党集团的头头，对于她的革命成就，对中国文艺的贡献，也是只字不提，也许提了，但不评价，或是歪曲。他们怕的很！

至于创新呢，显而易见的老套。教书先生就是土皇帝，学生自然是受其统治，苦不堪言的，体罚还存在着，打手板也不少，一副私塾先生的模样，感谈创新？恐怕创新在铺天盖地的学杂费，作业、资料、课外试卷都是要用金钱负担的。这义务教育就是变相的金钱收割机，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或许又有人讲“怎敢把现在同当年比”，按理说，如今的发达程度是是曾经不敢想的，可这学杂费的变化恐怕是曾经的人想不到的，

怎么搞的？学杂费同经济发展也成正比了，叫人称奇！这可以列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好生吹嘘一番！

而最近，就在1月2日凌晨3点左右，陕西蒲城一名17岁的职校学生（党昶鑫）坠亡，学生跳楼似乎在当代中国早已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可这件事却是不太一般。在1月2日凌晨，其母被该学生班主任以“出了紧急的事情”叫到学校后几乎被软禁，后由班主任的隐瞒到副所长的相告：儿子坠楼身亡，特别注意，副所长特别说明孩子是自己跳的楼，其母自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以讲明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是完全的胡扯！终于在下午四时其母被带去殡仪馆，见到了死去的儿子，其母自述“孩子衣着整齐，脸上头上没有外伤，脖子下面好多淤青”，这说明若此“自述”是真实的，而非谣言，就可说明一点，是谋杀，甚至是学校纵使的谋杀，那官方所发的公告就真是“满纸荒唐言”了。写到这里，笔者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又想到这些个人的丑恶，真是教育界的“黑线”，我们怎么办？

好在群众起来了，开始斗争、抗议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万群众同警方、校方对峙，群众们生出冲天的怒气势要击溃这个“纸老虎”，乱的很！可又让人一眼分辨进步者与落后者，好不壮观！副校长的狼狈模样叫人嗤笑，这是资产阶级的懦弱，警方的无情镇压，沉重的警棍敲击在群众头上，这是他们丧失了阶级感情的具体表现，成为了真正的“干瘪的鱼”。而群众奋起反抗、发声的勇气正同这些反动派们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比，可谓是同其真正的划清了界限，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群众们无计划，无预谋的反抗终究在掌握武器，掌握权势的暴力机器面前溃败，悲壮！

这次的事件只能说明这条教育黑线的“黑”，只能说明反动当权者的“怕”，又完全说明群众的“勇”！可失败的教训又说明斗争要有准备，舆论准备、科学理论的指导、枪杆子，这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又密不可分的，我们痛斥这条反动黑线，有期待着新的教育红线！指望谁呢，不是中修，不是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来实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革命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万岁！

最后的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扫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急需处理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国家机器之中的走资派，他们十分热衷于雇佣劳动和三自一包，可以预见的，如果纵容下去，那么国家的性质将会遭到彻底变化；其次是生产过程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工厂，以往工人在厂中的管理参与太少，以至于厂长几乎成为了家长制的代理人，一旦厂长倒向了资产阶级一边，开始“接私活”，普通工人与厂长之间就会迅速拉开收入的鸿沟，工人阶级就会快速的“吃二茬苦，受二遍罪”。由于这两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就是两个，首先是快速的，干净的，彻底的肃清国家机器之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其次是在工厂变革和终结过去的家长制企业管理办法，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干部任命规则和管理方法，让工人本身参与企业管理和生产管理。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实际上应该首先处理的是第二个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解决第二个问题了，前几次的失败运动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让无产阶级夺回国家机器，然后才能正常的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

文革的第一阶段就是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夺权运动，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从走资派那里夺回自己的权力，可是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我们在过去讲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阶级构成和他的政治体制是不能够完全互相匹配的，一方面这个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革命胜利之后，政权应该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可是革命的主体，这是农民阶级，因此就不能够完全的像苏联那样强制性的将农民变为产业工人，在中国，农民变为农业工人的过程是从初级社，开始一直到人民公社结束的，经历了整整数年的时间，可

是人民公社仍然出现了小生产化倾向的问题，证明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改变农民的阶级属性是不够的，他们的思想中仍然残留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性：小生产幻想；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展开，城市之中涌现了大量的新生工厂，这些工厂需要工人来进行劳作，可是城市人口是不够满足这些工厂的劳动力需要的，因此有大批的农民进入到城市，成为了产业工人，可他们即便是成为了工人，仍然保存着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性，那就是宗派利益至上，在农村，村和村之间的群架往往就是由某两个家族之间的争端引起的，这种思想被延续到了城市。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之中，小资产阶级性就像一个幽灵一般回荡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它源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对农民阶级的依靠和联合。

可是，这种联合在革命胜利之后终于开始反噬到这个同盟本身了。

按照一开始的设想，工人阶级应该快速的组织起来，并且夺取国家机器，实现政治上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完成生产环节之中的管理制度变革。可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性在新生工人思想中的残余，造反派红卫兵很快就发生了分裂，陷入了无休止的宗派斗争之中，丝毫不顾代表走资派利益的血统论和保守派的政治驱赶和武装冲突，使得他们的夺权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走资派也利用这个趋势对他们进行分裂和分化，使得他们力量的集中基本再无可能。对于运动发起者的毛泽东来说，此时的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里：一方面，在运动发起伊始，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认为这是一场“演习”，可是进行到这个地步，再说是一场“演习”似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工人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已经不可能再掩饰下去，斗争的进行和结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的需要；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时候造反派夺取国家机器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换句话说，这个斗争仍然需要，并且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胜利的肯定不会是工人阶级了。因此，他只能迫切的要求成立革委会，以保留造反派在政权之中的最后一席位置。

这是一种妥协！

可是这又引起了新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方式是国家机器的最高领导人号召无产阶级进行的群众革命运动，它进行到一定程度，这个号召者突然要求他们停止进行这场运动，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工人阶级不仅因为被军队和走资派镇压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还没有完全夺取国家机器，没有完成最初的革命任务，所以对毛泽东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一种折中的妥协。可是毛泽东也是无奈的，根据一开始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设想，我们很明显能够察觉得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形式才是满足他完整构想的的理想化追求。可是他们派的是权，这之中越来越少的人数比例让他必须要妥协了，这一个无可奈何又必须的妥协，又进一步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从而使得这个妥协的必要性再次提高。

让我们看看这场革命的结果。从史料看来，革委会的组成成员跟革命之前的人员构成几乎没有大的差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引入了极小部分的造反派作为副手，新成员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保守派领袖，如此的政权构成是根本无法与运动之初的设想相比的，在这种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其量是一种不完全的专政，一方面，工人阶级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完全成为上层建筑的掌有者，但另一方面，这场运动震慑了那些走资派，使得他们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将自己的利益倾向露骨的显示出来，造反派红卫兵们强大的生命力和政治斗争的意识成为了悬在他们头顶上的一把利剑，让他们在政治工作之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一切包办代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也在让他们不能随心所欲。

这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得工人阶级的话语权得到了提高，可是权力本身仍然是由走资派实施的。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家机器之中的目标遭到了失败。既然在国家机器之中无产阶级的

专政成为了一种不完全不彻底的专政，那么“在生产环节之中的制度变革”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彻底的东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模模式和巴黎公社式的干部任免原则，在名义上向全国号召实行，可是，真这样实施的工厂又有多少呢？所幸的是，由于在造反派运动的过程之中，大部分的工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厂长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工人在企业经营方面有了一部分的话语权，尽管权力在实际上还掌握在厂长的手里。因此，由于第一个失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生产管理制度方面也遭到了失败。

这两个方面的失败，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文革的失败，源于两个因素，首先是那个小资产阶级性的幽灵，让造反派瓦解了自身，从而丧失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正面例子，克服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性宗派斗争的上海，就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取得完整胜利的地区；其次是这场运动发起方式本身的尴尬，它是一场国家机器最高领导人要求无产阶级起来打碎国家机器自己的运动，因此当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局面：领导人不怕自己“跌的粉碎”，可是工人正是因为响应领导人的号召才开始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自然也就不可能把领导人和他过去的战友全部推下神坛，那么这个革命就不可能彻底，并且一旦领导人由于这种妥协被迫要求停止这场革命时，工人阶级就会陷入进一步的分裂，从而使革命胜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总之，无论如何，这场革命的失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我们的告诫，化作了今日工人阶级无尽的苦难，如铁一般存在，而在这场运动之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性宗派斗争对于广义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后发着我们对于下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思考。

反修　第四期　工革报编辑部

反修